

《孙山甫督学集》版本考述

赵广升 朱崇先

内容摘要: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明代著名理学家、诗人孙应鳌的《孙山甫督学诗集》明刻本一部,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有《孙山甫督学文集》明刻本两部,大陆无藏。本文通过比勘两馆所藏刻本的版式、异文,并参考相关书目和序跋,考证两馆所藏为同一版本,即刻于隆庆元年的《孙山甫督学集》。静嘉堂所藏《孙山甫督学集》对校勘整理孙应鳌诗文集、研究孙应鳌诗艺术特色及任瀚的文学批评思想具有价值。

关键词:孙应鳌 《孙山甫督学诗集》 《孙山甫督学文集》 《孙山甫督学集》 版本

孙应鳌(1527-1584),字山甫,号淮海,谥文恭,贵州清平卫(今凯里市炉山镇)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为嘉、隆、万三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诗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孙山甫督学诗集》明刻本一部四卷,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孙山甫督学文集》明刻本两部,一部八卷,一部四卷。本文对两馆所藏明刻本的集名、版本、递藏以及价值略作查考描述。

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孙山甫督学诗集》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本题名《孙山甫督学诗集》,明刻本,线装。框高18.1厘米,广12.6厘米。白口,单线鱼尾,四周双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夹行。正文始于卷五,终于卷八。卷五、六中缝记“督学集利”,卷七、八记“督学集贞”。目录前有序文二篇:第一篇是任瀚所作《刻孙山甫督学诗集序》,题目下端钤有“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朱方一枚;第二篇是乔因羽《督学诗集序》。正文有各体诗409首(卷八叶二十五缺,则全本当多于此数),有任瀚圈点批评,文字置于诗题之后,或诗末句之后。正文后附赠序三篇:任瀚《淮海操有序》、《送淮海孙公升观察使序》,颜鲸《赠淮海先生拜大中丞节制三藩序》。颜序文末落款处左下方钤“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朱方一枚。该本有两枚藏书签:一记“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善本,平1883(2256),孙山甫督学诗集,明孙应鳌撰,存四卷,二册,明刊本”,一记“孙山甫督学诗集,存四卷,明孙应鳌

撰,任瀚评点,明刊本。12356,二册,北平82”。

由藏书章及藏书签可知,该本原系国立北平图书馆旧藏善本。抗战爆发后,为免遭兵燹,平馆将部分珍贵藏本南迁上海,1941年时任馆长袁同礼又从存沪善本中选取近三千种,共102箱,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1965年运至台湾,先存于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85年移交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王重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期间曾为这部书撰写提要曰:“《孙山甫督学诗集》四卷,二册,(北图)明嘉靖间刻本。十行,二十字,18.1×12.7。原题如皋孙应鳌著,南充任瀚批评。是集始卷五,终卷八,凡四卷,正与乔因羽序所记卷数相合,此本为因羽刻于关中正学书院者,所刻当仅有此数。然其何以自卷五开始,则必因接续前一诗集编卷数者。《存目》卷一百二十八著录应鳌所撰《学孔精舍汇稿》,此《督学诗集》四卷,后来当亦编入《汇稿》中,余尚未见《汇稿》也。任瀚序、乔因羽序,嘉靖四十四(1565)年。附赠序三篇。”^①

该本真如王重民所言“所刻当仅有此数”吗?经查,和孙应鳌同时代的朱睦㮮所著《万卷堂书目》记有“《山甫集》八卷,孙应鳌”^②。清范邦甸《天一阁书目》著录“《孙山甫督学集》八卷,刊本。前四卷缺。明湖广巡抚孙应鳌著。俱督学关西时诗。翰林南充任瀚评。末附嘉靖六年任瀚《淮海操并序》及《送淮海孙公升观察使序》、隆庆元年御史慈溪颜鲸《赠孙淮海拜大中丞节制三藩序》”^③。《万卷堂书目》《天一阁书目》都记为八卷,可知该集足本原是八卷。范氏《天一阁书目》刻于嘉庆十三年(1808),则天一阁所藏《孙山甫督学集》已非全本,仅存后四卷。光绪十五年(1889)薛福成《天一阁现存书目》,尚记有《孙山甫督学诗集》八卷(存卷五至卷八),宣统十二年(1910)上虞罗氏刻本《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仍记有《孙山甫诗集》二本。民国三年(1914),天一阁藏书被盗出一千余种,售予上海各藏书家,后有部分图书流归北平图书馆收藏^④。今查民国十七年林集虚编《目睹天一阁书录》、民国二十六年冯贞群编《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均未著录《孙山甫督学集》。黄裳《天一阁被劫书目》载:“《孙山甫督学集》(八卷,存卷五之八,孙应鳌撰。)嘉靖本,一部二册。”^⑤则天一阁所藏《孙山甫督学集》当在民国三年被盗出无疑。天一阁藏本与台北“故宫”藏本都是卷五至卷八,二册,所附三序完全相同,或可推定台北

①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32页。

②朱睦㮮:《万卷堂书目》卷四,观古堂书目丛刻本,叶十四。

③范邦甸:《天一阁书目》卷四之三集部,清嘉庆十三年(1808)扬州阮氏文选楼刻本,叶三十。按,“湖广巡抚”误,应为“鄖阳巡抚”。隆庆元年孙应鳌升都察院右金都御史,抚治鄖阳。“嘉靖六年”,误,原序落款为嘉靖丙寅,即嘉靖四十五年。《淮海操并序》,误,原题为《淮海操有序》。

④柯亚莉:《天一阁藏明代文献研究·天一阁藏书在上海的散出》,浙江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第60-64页。

⑤黄裳:《天一阁被劫书目》,《文献》第二辑,1979年,第296页。

“故宫”藏本即是天一阁旧藏,实为同一部书。其递藏关系大略如下:天一阁→国立北平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寄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寄存)。2013年12月,国家图书馆出版《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此本收入第795册,大陆读者始得见之(以下简称“台北故宫本”)。

二、静嘉堂文库藏《孙山甫督学文集》

《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载:“《孙山甫督学文集》四卷,明孙应鳌撰,任瀚评,明嘉靖刊。林家旧藏。敬。同,同。诗集四卷。”^①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载:“《孙山甫督学文集》四卷,(明)孙应鳌撰,任瀚评。明嘉靖年间刊本,静嘉堂文库藏本。按静嘉堂文库藏此同一刊本两部。一部原系江户时代林氏大学头家旧藏,后归中村敬字。一部共八册。”^②两目都记载了静嘉堂文库藏有《孙山甫督学文集》两部:一部文集,四卷,先为江户时代林氏大学头家收藏,后归学者中村敬字收藏;一部前文集四卷,后诗集四卷,共八卷,来源不详。这个八卷本是否就是《万卷堂书目》和《天一阁书目》所记载的《孙山甫督学集》八卷本呢?

2014年初,笔者得到静嘉堂文库《孙山甫督学文集》一部八册的影印件,始知此本八卷,八册,线装。内框高18.4厘米,广13厘米。白口,单线鱼尾,四周双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夹行。卷一、二中缝上记“督学集元”,三、四记“督学集亨”,五、六记“督学集利”,七、八记“督学集贞”。中缝中部记叶次,下端记刻工。卷一至四首叶卷端题“孙山甫督学文集”,下题“如皋孙应鳌著,南充任瀚批评”。书前有胡直《刻孙山甫督学文集序》,次目录。正文始《古文关键序》,终《祭叔父南原先生文》,共87篇。文中有圈点,天头处有批评文字,亦有行格。卷五至八首叶卷端题“孙山甫督学诗集”,下题“如皋孙应鳌著,南充任瀚批评”。前有任瀚《刻孙山甫督学诗集序》、吴懋《督学诗集序》、乔因羽《督学诗集序》,次目录。正文收古体、律、绝共418首,有圈点,批评文字置于诗题之后,或诗末句之后,小字双行。每册封面右下角均有一枚小方形“静嘉堂藏”书签,书号为7807/8/59/7。封面内是四页护页,无内封面。每卷首页下端均钤有“静嘉堂藏书”印章一枚。保存完好,字迹清晰,无缺页。以下简称“静嘉堂八卷本”。

静嘉堂八卷本,前四卷文,后四卷诗,中缝之“元、亨、利、贞”,前后相续,可知该本为此书完璧。此本与朱氏《万卷堂书目》所记卷数相合,只是《万卷堂

^①静嘉堂文库:《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昭和五年(1930),第732页。按,“林家”指日本江户时代林家学派创始人林罗山及其后裔。“敬”指日本学者中村敬字。前“同”谓“《孙山甫督学文集》四卷”,后“同”谓“孙应鳌撰、任瀚评”。

^②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中华书局,2007年,第1700页。

书目》将之略记为《山甫集》；与范氏《天一阁书目》所记卷数、集名完全吻合。薛福成《天一阁现存书目》，记成《孙山甫督学诗集》，至上虞罗氏刻本《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又记为《孙山甫诗集》；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亦题为《孙山甫督学诗集》。盖由于薛、罗、王三前辈均未见全本，只见到后四卷残本，遂据任瀚《刻孙山甫督学诗集序》及卷端“孙山甫督学诗集”题名，断定该集名为《孙山甫督学诗集》。《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和《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虽据全本，但编目者未暇详考，径据卷首胡直《刻孙山甫督学文集序》及卷端“孙山甫督学文集”题名，定该集名为《孙山甫督学文集》。二者皆误，可叹！

静嘉堂八卷本前四卷为文集，有胡直所作序。胡直（1517-1585），字正甫，号庐山，吉安泰和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四十四年任四川督学副使。其《刻孙山甫督学文集序》中曾述及集名因承：“孙子督学关西，门人尝刻其诗曰《督学集》。今台山邵子刻藏保宁者，皆文类，复仍其名。”台山邵子，即邵元善，贵州普安人，嘉靖二十二年举人，四十四年升四川按察僉事。孙应鳌嘉靖四十五年冬补四川按察使。邵元善为孙应鳌属官，乃刻其文集。据胡序，孙氏诗集刻在先，文集刻在后，则二者虽同用一名，内容却互不相属，实为两书。但静嘉堂藏八卷本，却是文集在前，诗集在后，前后连属，实为一书，与序中所言相左。检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内有《刻督学集序》，“集”前无“文”字，序中“皆文类”三字作“增文类”^①。这样问题就清楚了：邵氏在孙应鳌关中门人所刻诗集的基础上，增刻了文集，重新编排，卷一至四为文，卷五至八为诗，仍用《孙山甫督学集》之名。

静嘉堂八卷本卷五至八为诗，前有任瀚、吴懋、乔因羽三序，台北“故宫”本缺吴懋序。吴懋（1517-1564），字德懋，号高河，云南大理人，“杨（慎）门七子”之一。嘉靖庚子（1540）举人，官至阶州知州。其《督学诗集序》云：

淮海先生孙公，贵州清平人。其先扬州如皋人也，故学者称先生为淮海先生云。先生举嘉靖癸丑进士，选入翰林，迁谏议。廷论以先生文行宜为学者宗师，遂擢陕西督学使。今为蜀藩参政，懋得以职事奉令承教焉。先生文不在斯集，诗略具斯集中。其古体法汉魏，近体法唐。然皆根著汉魏，以其妙本性情，融贯景物，于近代繁陋剽袭之氛，廓清荡涤，殆无遗憾。懋以谗诸太子司直任少海公，公曰：“是必传之作也，本朝又添一名家矣。盍梓之郡斋，为西南天地增光？”于是懋遂谋于任公，相校评毕，选梓之。先生迩来笃心道德性命之学弥切，故自入蜀后为诗益寡，然是集则固莫非先生道德性命之学所流溢也，览者毋徒以诗之名目之。嘉靖甲子至后，大理高河后学吴懋谨书。^②

任少海，即任瀚（1501-1591），字少海，号忠斋，南充人，“嘉靖八才子”之一。嘉

^①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叶四十九。

^②吴懋：《督学诗集序》，孙应鳌：《孙山甫督学集》，隆庆元年（1567）刻本，静嘉堂文库藏。

靖八年(1529)进士,历官吏部主事、考功郎中、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嘉靖十九年致仕。其《刻孙山甫督学诗集序》(《任文逸稿》作《孙山甫督学集序》,《明文海》作《孙山甫集序》)云:“甲子春,移镇剑南,始按部,访予江门钓台。予逃空谷久,见君娴雅蕴藉,栩栩若平生欢。明日,从事来,赍所得南游以后诸体诗五百余篇,相印可。”^①序中“从事”即吴懋,诗集尚未刻印,吴懋不幸卒于是年,孙应鳌只得将诗稿交由督学关中时的弟子乔因羽刻印。乔因羽《督学诗集序》曰:“已而先生去关中,参蜀政。二年,乃自蜀中寄所为诸体诗四卷,题曰《督学集》,先生诗盖具在斯集矣。羽以关中士日思见先生,乃遂自刻先生集。刻成,以藏之正学书院,令关中士读此集者因以识先生之遗教云。嘉靖乙丑冬十二月。”^②据此,该诗集由吴懋首其事,任瀚评点,后由乔因羽主持刻印,刻成于嘉靖乙丑(1565)。这就是胡直序所说的“门人尝刻其诗曰《督学集》”。

邵元善主持刻印时,重新做了调整:卷一至四为文集,冠之以“孙山甫督学文集”;卷五至八为诗集,冠之以“孙山甫督学诗集”,“孙山甫督学集”则为总名。与之相配合,将胡直《刻孙山甫督学集序》增一“文”字,改为《刻孙山甫督学文集序》;将任瀚《孙山甫督学集序》增一“诗”字,改为《刻孙山甫督学诗集序》,吴懋、乔因羽序改为《督学诗集序》。

书后附录三篇。任瀚《淮海操有序》落款“嘉靖丙寅(1566)夏四月”,孙应鳌于是年冬补四川按察使,离任时,任瀚又作《送淮海孙公升观察使序》。颜鲸《赠淮海先生拜大中丞节制三藩序》署“隆庆元年岁在丁卯(1567)一阳月之吉”,卷首胡直序作于“嘉靖丙寅(1566)孟冬十月之吉”,则颜鲸序又在胡直序之后一年。据此可知,孙氏集始刻于嘉靖丙寅,至隆庆元年,孙应鳌升都察院右金都御使,抚治郧阳,时其集刻印将成,遂附刻三篇赠序于后,因此,该书刻成于隆庆元年,而不是“嘉靖间”。

为什么静嘉堂文库藏有《孙山甫督学集》全本,而国内只有后四卷残本?《清代禁毁书目》载:“《学孔精舍汇稿》三本。查《学孔精舍汇稿》系明孙应鳌撰,书内《世史正纲序》《谷音序》《张浚论》诸篇,语多偏驳,应请抽毁。”^③天一阁所藏《孙山甫督学集》亦未能幸免,前四卷文抽毁,只存后四卷诗。检静嘉堂本中,《世史正纲序》《谷音序》两篇俱在,《张浚论》一文为孙应鳌隆庆元年以后所作,故未收入《督学集》。可知这两部书大约在明末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清廷大规模禁毁书籍前,即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中前期,已经运抵日本了,得以幸存至今。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曾提及台北故宫本和静嘉堂本:“王重民《善本

①任瀚:《督学诗集序》,《孙山甫督学集》。

②乔因羽:《刻孙山甫督学诗集序》,《孙山甫督学集》。

③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四种·抽毁书目》,清光绪十年(1884)刻《咫进斋丛书》本,叶十四。

提要》著录明嘉靖四十四年乔因羽关中正学书院刻本,存《孙山甫督学诗集》四卷……现存台北故宫。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著录明嘉靖四十五年刻本,文诗俱全,静嘉堂文库藏,未知是否一版?”^①今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载:“孙山甫督学文集,一二六六上;孙山甫督学文集、诗集,五一一上;孙山甫督学诗集,五一一上。”^②其中“孙山甫督学文集,一二六六上”和“孙山甫督学诗集,五一一上”正好配成一部全本,则该所收藏实为两部《孙山甫督学集》全本,编者误为三部而已。此两部亦应在乾隆四十七年前运抵日本。将台北“故宫”本与静嘉堂八卷本后四卷比照,有三处异文:台北“故宫”本卷五《廊峙》“万事非偶然”中“万”字、《梦登太和》“步虚声转月色白”中“月”字、卷六《秋兴之二》“碧鸡山色远”中“山”字,静嘉堂本分别误作“高”、“分”、“千”,其中“高”、“分”二字字体明显歪斜,笔势与上下文不同,当属挖补所致。版式上除了框高广有细微差异外,其他完全相同。据此可以判断台北“故宫”本和静嘉堂本为同一版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两部,笔者未获目验,但《孙山甫督学集》只有一个隆庆元年刻本,因此根据目录所记集名及卷数推断,这两部和静嘉堂八卷本应当是同一版本。

三、《孙山甫督学集》八卷本的价值

静嘉堂文库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孙山甫督学集》明刻八卷本,是流传至今的全本,又经嘉靖“八才子”之一的任瀚评点,在孙应鳌诗文集版本研究、校勘和文学思想艺术研究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对于研究明代文学及明代文学批评思想也有一定的裨益。

通过对静嘉堂八卷本版本的考证,可以修正薛福成《天一阁现存书目》、上虞罗氏刻本《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和严绍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等书目中关于《孙山甫督学集》的集名、刊刻时间的著录错误,弄清楚该版本流传递藏情况。

在校勘方面,《孙山甫督学集》八卷本为孙应鳌诗文集的整理提供了一部可资利用的善本。孙应鳌晚年,及门弟子曾将其诗文集汇编为《学孔精舍汇稿》十六卷、《学孔精舍续稿》(卷数不详),刻印行世^③。至清代中叶,不幸遭禁毁,两书荡然无存。所幸乾隆朝翰林侍讲、贵州麻哈人艾茂从《学孔精舍汇稿》中抄录《学孔精舍诗稿》六卷,光绪六年(1880)莫祥芝刻《孙文恭公遗书》,所收《学孔精舍诗钞》六卷,计古近体诗897首,就是据艾述之从其祖手抄本过录的^④。但艾述之的过录本辗转抄录,讹脱衍倒甚多,诚非善本。台北“故宫博

①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91页。

②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明文书局,昭和五十六年(1989),第211页。

③刘伯燮:《学孔精舍汇稿序》,《鹤鸣集》卷十九,万历十四年(1586)郑懋洵刻本,叶五。

④莫友芝:《学孔精舍诗钞跋》,《孙文恭公遗书·学孔精舍诗钞》,光绪六年(1880)刻本。

博物院”藏《孙山甫督学集》后四卷诗，卷八叶二十五缺失，且该本保存不善，字迹模糊不清。而静嘉堂文库所藏《孙山甫督学集》八卷全本，保存完好，字迹清晰，无缺页，收诗人隆庆前所作诗歌418首，可据以对《学孔精舍诗钞》进行校勘。两本相校，静嘉堂文库本长处大略如下：①无脱漏。《孙山甫督学集》中《十五夜四鼓到武阳是夜月食》《奉别见送诸大夫》之二、《与段虚舟言别作五言古律二首为赠》《游嵩岳》《柬越润斋》《会龙庵》《闻谢岷山廷杖罢官感赋》《送叶少亭复任贵州》共九首^①，《诗钞》俱脱漏。《诗钞》另有一处脱句，五言古诗《黄庭观》脱最末两句“余虽匪仙才，兹山有灵气”。至于词语、单字脱漏更多，大多由于抄者无意所漏，或者简省所致。以上《诗钞》脱漏的整诗、整句、词语及单字都可据静嘉堂藏本补上。②无阙字。《诗钞》有墨围及墨丁二十四处，共阙六十六字。如五言古诗《宛转歌赠王鉴川公》：“……太古不可兴，高才常见陵，崎岖■■■■■。苒苒萧艾群，英华各芳芬，杂佩拂郁岂■君。人言虽断断，仲尼犹殷勤，何必言归■楚氛……”^②《诗钞》中该诗七个字为墨丁，据静嘉堂文库本可补上，三句依次为“崎岖贤路从骧腾”、“杂佩拂郁岂独君”、“何必言归逃楚氛”。此类阙字据静嘉堂本可补上四十三字。又如《桃李笑歌行又五首》之五“伫君树高勋，慰藉宁有终。□□□□□，□□□□□”^③，后两句十字为墨围。该诗作于隆庆年间，故《孙山甫督学集》未收，别无善本可补，只好阙如。此类情况共有二十三字。③讹误较少。如《鞠歌行送陈罗江还海南》中“负暄”，《诗钞》误作“鱼暄”；《真定见陈近衡诗有“忧时颇恨成名晚”之句怅然兴怀近衡时滴官》中“冶由”，《诗钞》误作“冶田”；《七月十五日同张沧崖游清凉寺》中“结璘”，《诗钞》误作“结隣”；《说经台》中“微妙”，《诗钞》误作“微妙”等^④。这些都是抄录者不明典故，误抄所致。又如将人名“狄榜山”误作“秋榜山”，将“钱绍湖”倒为“钱湖绍”，此类讹误亦复不少。此外，两本之间还有大量异文，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抄写者误抄所致，有的是诗人后来不断修改所致，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光绪十五年（1889），黎庶昌在日本中村正直家喜获《督学文集》四卷，于光绪癸巳（1893）交川东巡署刻印《孙文恭公督学文集》。宣统二年（1910），南洋官书局铅字排印《孙文恭公遗书》，增入《督学文集》。民国三十年（1941），贵州省文献征辑馆续编《黔南丛书》第六集，重印《督学文集》，即据黎氏原刻印行。1994年，上海书店出版《丛书集成续编》，收《孙山甫督学文集》，据《黔南丛书》影印。但是川东巡署本也有错误。如《奉别鉴川王公叙》一文就有脱文六处，共九十九字，其中一处脱六十三字；《赠辰州太守蔡澹塘擢陝

①孙应鳌：《孙山甫督学集》利之叶二十五、六十二、六十三；贞之叶八、十六。

②孙应鳌：《学孔精舍诗钞》卷二，叶七、八。

③孙应鳌：《学孔精舍诗钞》卷一，叶二十一。

④孙应鳌：《学孔精舍诗钞》卷二，叶二十三；卷三，叶五；卷三，叶十；卷三，叶十二。

西按察副使序》一文脱二十七字，《重刻海叟集叙》一文脱二十一字，其他衍误也不少。其后，《孙文恭公遗书》本和《黔南丛书》本都据川东巡署本刊刻，讹误又增不少。取静嘉堂文库藏《孙山甫督学集》明刻本相校，以上脱误一目了然。

综上所述，用静嘉堂藏明刻八卷本来校《学孔精舍诗钞》和孙应鳌文集，可以整理出一部比较完善的诗文集，以供研究者使用。

孙应鳌在文学上的成就被其理学家的名气所掩。嘉靖“八才子”之一、著名诗人任瀚亲自编辑、评点其诗作，认为“其诗蔚然有江左风流，其隽永閎邕，自鲍、谢诸人不能过也”，“如君兹选，当与高子业（高叔嗣）、顾华玉（顾璘）格力相埒，诚足剡建安锋，削六朝垒”^①。“后七子”之一、著名诗人谢榛称其诗作为“千金璧”^②，评价其诗音调铿锵有力，气势开阔豪迈，具有古雅、老健、清丽、奇深、高远的风格特点。“后七子”巨擘王世贞继孙应鳌为郧阳巡抚，所作《寄送廷尉孙公渡襄北上时郧阳镇自公疏开督府申军令不佞忝继武云》其二中有“青编倡雪犹存郢，白简雄风已到燕”句；《大廷尉孙公山甫闻予阅兵以六绝句见遗此皆公节制之师予乐观厥成耳辄勉奉酬以申感谢》其六中，有“江汉自来周雅地，可教新句入饶歌”句^③，对孙应鳌的政治才能和文学才华赞佩有加。“后七子”后期领袖吴国伦自进士及第后即与孙应鳌相识，又到贵州任提学副使，与孙应鳌为白首知己，酬唱不断。他在《报孙山甫中丞书》一书中曾评价孙应鳌的诗：“至于《华顶》八绝，意以象生，而率多无象无意处，使人诵之跃然。如所云‘春风不到亦开花’，则妙悟甚也。”^④明人刘伯燮评价其诗作“古风似汉魏，绝律似盛唐，殊多雍颯渊懿之度”，认为“大都先生集体直迫古人，而抒以心所独到，自为一家言”^⑤。莫友芝认为他的“五言乐府，沉雄森秀，直逼魏晋，而无何、李、王、李太似之嫌；七言及近体，舒和苍润，品亦在初盛唐间”，因此莫友芝为这位前辈乡贤鸣不平曰：“先生馀事为诗，当弇洲、于鳞、明卿诸子雄长坛坫时，使其拔帜并驰，正不知谁执牛耳，而先生不屑也。”^⑥由于传统理学家认为诗文害道，孙应鳌专意于六经，只以馀事为诗，终成明中期的著名理学家。莫友芝所言，可谓得之。但是，孙应鳌的文学成就在嘉靖朝文坛上有一席之地，值得深入研究。

孙应鳌在文集中，通过为一些诗集作序的形式，论述了他的诗歌创作理

①任瀚：《刻孙山甫督学集序》，《孙山甫督学集》。

②谢榛：《谢榛全集》，齐鲁书社，2000年，第78页。

③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四三，叶一；卷五十二，叶二十一至叶二十二。

④吴国伦：《甌甌洞稿》卷五一，伟文图书出版社《明代论著丛刊》本，叶一。

⑤刘伯燮：《鹤鸣集》卷十九，叶五。

⑥莫友芝：《孙文恭公小传》，唐树义，黎兆勳，莫友芝：《黔诗纪略》卷五，清同治十二年（1873）金陵书局刻本，叶五。

论。概括而言,是在继承“诗言志”传统诗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志、情、声三者的关系:“大要则在所谓‘诗言志’耳!志之指微矣,是性情之枢管也。有其志,然后可言诗。志端,则性情得矣;性情得,则声音谐矣;皆自然所疏属,不可强也。”“无论三代,即后世专长擅能,如汉魏之古作,唐人之歌行、近体,所由发藻树义、敷写委曲,使诵者哀歔而喜悦,慷慨而踟蹰,以皆有性情,故能传也。彼学步为趋,依妍为色,无论追汉魏追唐,即追《三百篇》,谓之言志,奚益?”^①通过对前代诗歌创作优良传统的总结,提出了诗主“性情”,发展了“诗言志”说,对当时文坛上盛行的不本诸性情、一味拟古摹古的诗风提出了批评,力图纠正,使之复返正道。孙应鳌又进一步提出了由“才情”而至“妙悟”的诗歌创作艺术:“世所谈诗,详哉其言之矣!然总之则才、情两端。凡曰体格、采色、声律、事类,皆才也;曰思致、比兴、风调、神理,皆情也。才所经纬酝酿于情,情所缘饰荐藉于才。总文精虑,妙先超悟,斯解脱之真机,密附之要途也。”^②应该说,他的这些观点正确地归纳出诗歌创作的一些艺术规律,对于诗歌批评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最后,《孙山甫督学集》明刻八卷本附有任瀚所作的评点文字 610 余条,从语言形式、思想内容、意境、风格诸方面做了精到的分析和点评,而《学孔精舍诗钞》和《孙文恭公督学文集》删去了这部分内容,这些评点文字无疑对我们理解和欣赏孙应鳌诗文有极大的价值,同时也为我们研究任瀚的文学批评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本文蒙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杜泽逊先生、《文学遗产》张剑先生指教,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赵广升,男,凯里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朱崇先,男,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

^①孙应鳌:《重刻海叟集序》,《孙山甫督学集》卷一,叶十六。

^②孙应鳌:《西玄集序》,《孙山甫督学集》卷一,叶十二。